

邵玉田:1945年12月出生,盐都人。  
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《散文选刊·下半月》杂志签约作家。  
退休后,开始文学创作,先后在国内及港澳报刊发表散文、随笔、游记600多篇,约90万字。  
2003年《漂泊的童年》获《散文选刊·上半月》、华夏网文学大奖赛优秀奖。  
2006年《遗言四句》获首届真情人生全国纪实散文二等奖;《格言四段》入编中国文史出版社《中华名人格言》,共获  
关键词为:“所撰写的格言寓意深刻,富含哲理,极具教育意义”。  
作品《践行誓言的生命之秋》、《大河之舞》和《连心水》,分别获得2010年、2013年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。  
作品《秋水无言》入编《中国散文大系·抒情卷》。  
已出版散文集《此岸彼岸》、《大河之舞》,分别由凤凰传媒集团、江苏文艺出版社和黄河出版社出版。

# 我的文学梦 从黄昏开始

邵玉田



与中国散文学会会长、博士生导师林非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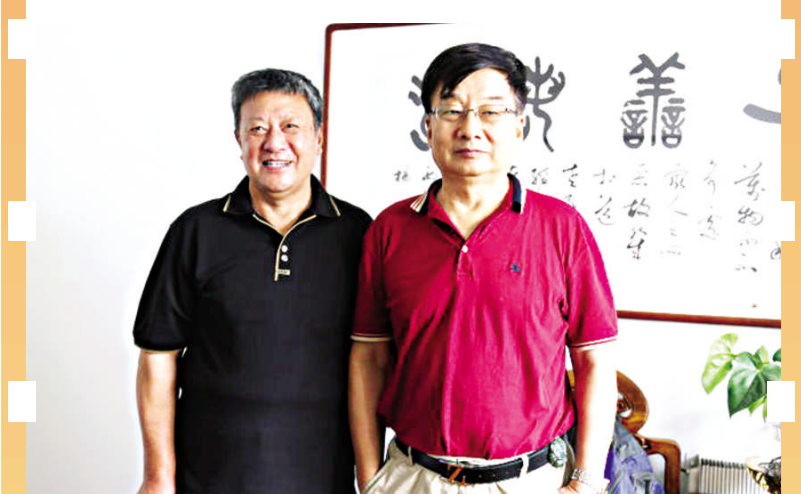
与中国作协副主席丹增合影



与著名作家梁晓声合影



2006年与著名作家梅洁合影



与中国作协全国委员、《中华诗刊》主编叶廷滨合影

我的人生,已然是在午后的阳光,  
但写作可以让我的生活宁静安然……  
如果说,享受生活,我以为,我现在的的生活最享受。  
不再有使命所在,圆自己年轻时一个文学的梦,这样的选择,是因为“闲愁”别无选择的选择。

这是一种难以言明、淡薄细腻的情绪所至。  
有时候我也在想,文学到底有什么样的用处?  
可能自己觉得,从现实生活中超脱出来,不再受各种功利得失的拘系,让我进入优哉游哉的状态。写作可以换一种目光,换一种态度来打量世界。由此,不再焦虑、紧张、忙碌、压抑,体现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。  
刚刚退下来的一年时间,我是在利用闲暇,一边学电脑打字,一边写个人回忆录,做人做事,总是会有缺憾的。因缺憾而起,从现实中抽身,有感而发,仿佛我有了对于价值观的自我判断,有了叙述的自由,或者叫表达的权利。

未曾想到,这些文字不经意间被报社的朋友发现了,他用文学的眼光鼓励我,这便是怡情随笔——纯文学的样式。

就这样,我踏上了文学写作之路。  
然而,有时候,写作纯粹是“形而上的慰藉”(尼采语),消解痛感,让自己回归和谐与平静。因为,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不久,向过去告别,心中的怀恋、离别,都裹在一起,纷至沓来,涌上心头。那些文字里,可能隐含着身份的转变。我发表在《银潮》杂志“卷首语”上《此岸彼岸》的文字,被南京(网名:手洁心清)的夫妇看到,竟然用手抄发到自己的博客上,引起了多人的点赞。还有江西宜春的一位老年朋友,读了我发表在江西《老友》杂志上《八十六岁电脑迷》的一篇文章,立即通过杂志编辑联系到我,谈了他的阅读体会,还请我帮他与文章中的主人翁联系,为他们开展直接交流提供方便。这时候,我才意识到:生命中的一切,该走的就让它走远。

“对岸虽然热闹,繁盛,但你在彼岸平息了四周的嘈杂,让心身得以生息。”  
“关键是要有个好心情,无论此岸还是彼岸,好心情自然能够品味出好风景。”(摘自《此岸彼岸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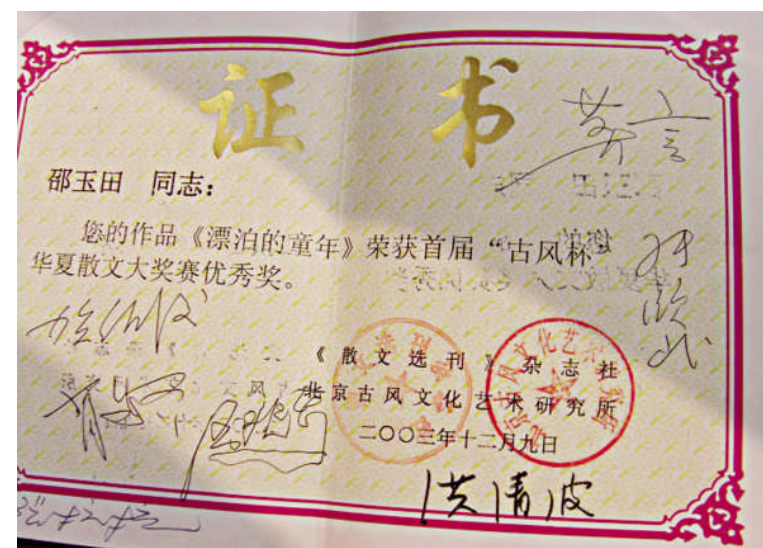
写作,给自己创造生活的欢欣,也为他人送去精神的美味。  
耐得住寂寞,静下心来,可以做好你想做的事情。  
写作,也是一种人生的自我修炼。  
后来,我又把写作,作为身心修炼,一种生活的自律。曾经将其比喻为“太极”有气运动。写作修身养性,应该是两个方面。在北京的几次笔会上,听那些黄钟大吕们的文学讲座,读书与写作,是难以分开的一对孪生兄弟。两次见到博士生导师、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老先生,都一再地叮嘱我:“要多读、多写。”

我把曾经丢失了的读书时光重新找回来。按时间段,给自己排出书单,且养成剪贴报纸、写读书笔记的习惯。每年发表的文章七八万字,而所做的读书笔记每年不少于五万字,至今,仍然坚持不懈。读书,增强了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,还吸收了大量的信息,让自己跟上时代的节拍,也锻炼了我的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。正如宗崇茂先生在书评《源远流长》中所说的那样,“饥寒漂泊中的苦难童年,文革时的家庭冲击,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,多年的官场阅历……这些都为玉田先生留下了宝贵的创作财富,也造就了他淡泊从容的写作心境。”接下来,我又开始把笔触伸向自然、伸向脚下的这块土地。以一颗敏锐的心,捕捉生活中的涟漪,融入自己的人生思考,让这些文字充满生活的情趣而又给人一种温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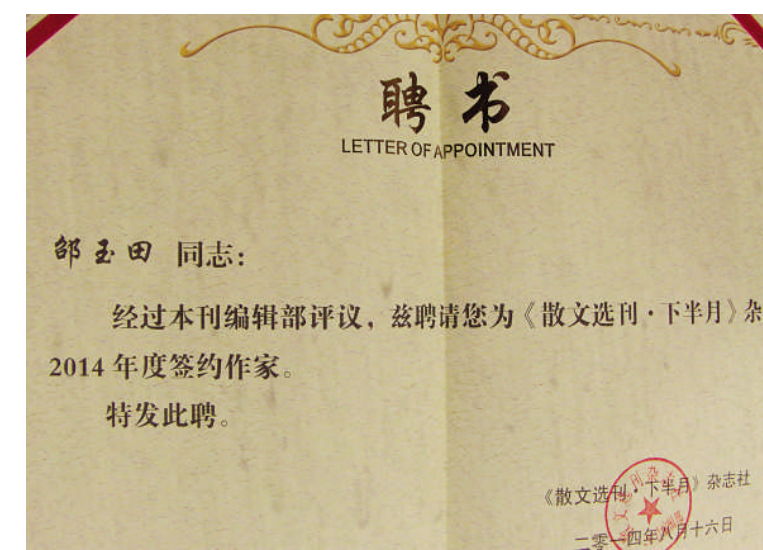
人有自知之明,我不是科班出身,如我这样的年纪,也不会有人送你去参加什么省作家进修班。单靠读别人的作品,像书法家那样临帖,其结果如贾平凹所说,看见别人做酒,你也做,却做成了酒糟,做成了一罐恶水。文章应该有自己的味道,味道是“磨”出来的。所以,写作构思,包括语言功能,要从基础开始“磨”起。归纳我的“磨”法,有四种:除了“读书”,还有“入群”、“火烤”、“见世面”。入群:即交朋友,向中青年作家虚心学习,于濡染之中受启发;火烤:参加各种征文大赛,把自己放在“火”上炙烤;见世面:参加适合自己的全国性的笔会,聆听大家们的精妙讲座,与全国各地作家的交流。而且每一次回来,都写出自己的心得和体会,发表在《盐城晚报》的登瀛副刊上,既历练自己又同文友们分享。

心境宽阔了,就有了不知疲倦的候鸟一样的收获。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,不同地域文化的寻访,用游记的样式写地方文化,也结交了许多外地朋友,外省市报刊杂志编辑的约稿电话、邮件接踵而来。甚至连当地的重大学活动也邀请参加。比如2007年《青岛日报》“七色石”王洪荣老师来电话,说2008年北京奥委会在青岛举办“奥帆赛”,希望我写篇征文助阵,结果我的文章《靠近帆都》获得了征文三等奖。今年,四川乐山作协举办“峨眉金秋征文”大赛,联系我参加,我的《至美乐山》获得了佳作奖,并收入到《走读乐山》文集。

如今,我的文章散见于除西藏外的全国各地,包括香港《大公报》、《澳门日报》及美国纽约《侨报》都有过我的文章。我感谢本市《盐阜大众报》和《盐城晚报》长久以来的关爱,感谢我省《银潮》、河南《老人春秋》、江西《老



著名作家莫言、张颐武、张抗抗、肖复兴等在我获奖证书上签名



《散文选刊·下半月》签约聘书

友》、《河北《老人世界》、黑龙江《退休生活》、内蒙古《老年世界》、甘肃《老年博览》、北京《散文选刊·下半月》以及《北京晚报》、《青岛日报》、《贵阳日报》、《潮州日报》、《北海日报》等等编辑老师们无私的不离不弃的支持。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,其中有他们花费的心血。

关键不是决定我的作品能够走多远,  
而是能不能给当下的社会增加一点温情。

我十分敬佩那些无功利的写作。他(她)们将一篇篇很有质感的文章,放在自己的博客上,而不追求能否发表。读他们的作品,每每会自惭形秽。卷面春光,姹紫嫣红,而作者的心境,心如止水,散淡从容,“真善美”如清澈的溪流,潺潺流淌。

回想当初,写作的目的,用文学找回自己,而今,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。所以,从2012年开始,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方向,明确了“四写、四不写”。写身边人身边事,不写应景之作;不可以忘却记忆,但要直面现实,不虚假、夸张、炫技;写阳光暖心之作,不写不愉快之作;写作,实际有用,不图名利。一方面参与部门单位经济发展、文明建设的社会调查,深入农村、基层,通过采风,写出了具有现场感、非虚构的散文,唱响时代的主旋律;另一方面应邀为群众团体如《盐都诗词》和集邮协会《集邮爱好者》义务写作,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给力。三是,走进本区中学校园,接受邀请担任校园文学社的指导,用专题讲座、阅读互动、作品交流等多种形式,当好文学普及的“摆渡”人。先后,为大冈中学“青藤文学社”、尚庄中学“春禾文学社”和义丰、郭猛中学,作了多次“青少年文学讲座”,得到了“大师生”的一致好评。终于将“闲愁”化为细雨。

每一次,走上教室的讲台,看着同学们那种全神贯注的眼神,仿佛自己也回到了青少年时代。那一刻,校园钟声回响,激情四溢,感慨万千。久违的钟声,它是我们那一代人,青春勃发,积极向上,奋勇前行的号角,让梦想腾飞的乐章。



2010年第一本散文集



2014年第二本散文集《大河之舞》封面